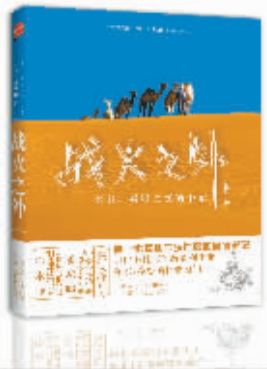


20

我终于看到AK47了



吕丁著

第一本揭秘中东地区的风情笔记

第一次见到荷枪实弹的人离我那么近，吓得我浑身僵硬、直冒冷汗。最要命的是，这人瞪了我大概5分钟。危机解除后，身旁的同学告诉我，那人手中的枪就是传说中的AK47。

AK47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步枪，所谓47是指其面世时间，即1947年。A是指自动步枪，K是它的设计师——俄罗斯一名普通士兵卡拉什尼科夫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其实，这种自动步枪的单项指标并不出类拔萃，之所以能风靡世界，是因为它的综合性能特别好：结构简单、结实耐用、造价低廉、威力巨大。如果说美国畅销全球的形象产品是可口可乐，那么，俄罗斯畅销全球的形象产品毫无疑问就是AK47。

话说也门虽为小国，有一样东西却达到了和超级大国美国平起平坐的水准，那就是枪支持有率，2100万人口拥有高达500万支枪。由于也门的部落势力强大，这些枪大多由部落控制，政府多次下达禁令都夭折了。也门人说，萨利赫总统只是“萨利赫市长”，意指其统治范围和影响力仅仅局限在首都萨那，走出萨那的范围，那就是各部落酋长的天下了。

也门部落势力之强大是出了名的，伊玛目统治时期就出现的这种原始氏族部落足有上千个，分布在也门各地。尽管也门统一后成为新型的现代国家，但部落似乎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仍然严格地按照伊斯兰教规和约定俗成的习俗办事。他们组织严密，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宗教甚至武装力量，其势力渗透到也门的各个角落。对

每个部落成员来说，部落的准则要高于国家的法律，维护本部落的统一和荣誉是每个部落成员的神圣职责。假如有人干了有损于本部落声誉的坏事，他所在的部落定会被株连而受到惩罚。倘若部落之间需要和解，则必须找调解人从中斡旋，在和解仪式上还要宰一头牛，用牛血洗刷掉争执双方的仇恨，这和我们所说的“化干戈为玉帛”颇有几分相似。

虽然人在萨那，但对于部落和枪支我早有所耳闻。这次陪当地同学一起去保险公司时，我碰巧遇见了一群部落枪手。要怪也只能怪我不走运，等人的地点正好在保险公司大门口。同伴刚进去不久，我就看见一辆奔驰越野车呼啸而来，车上下来七八个长袍男子。他们手里各端着一把机枪，齐刷刷地跟着一个赤手空拳的大块头一拥而进，只留下两个人守门，摆出一副随时射击的架势。结合黑道电影中的场景，我想那大块头定是他们的老板，如此气势汹汹，看样子是要寻仇报复。环顾四周我发现，周围的人早已纷纷退让，只剩下我和那个把门的枪手四目相对。这位兄弟似乎从未见过黑发黄肤的中国人，直愣愣地盯着我看，那枪眼儿也跟着从我头顶到脚下移动了数个来回，吓得我整个人都僵了。

这样的窘境持续了有5分钟，我感觉像过了几十年那么漫长，直等到那大块头和随从们揪着一个欠债的小职员晃悠悠地从楼里出来。似乎事情办得顺利，几个喽啰竟若无无人地向天空鸣枪庆祝，之后奔驰车一溜烟儿地开走，只剩下被枪声震得耳朵嗡嗡响的我待在那儿半晌没缓过劲儿来。当时脑子里回想的只有《阿飞正传》里的那句台词——我以前以为一分钟很快就会过去，其实是可以很长的。

原以为此事就此作罢，结果第二天同学拿来一份也门报纸，指着一篇短讯给我看。报上说是两个部落因分赃不均发生枪战，造成一死一伤，而地点竟然就在我们昨天去的保险公司附近。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扮演了目击证人的角色，只是没有哪个警察局的人前来寻访，因为此类事件实在太频繁，因部落枪战造成的丧命和受伤事件当地人已是司空见惯了。倘若当时我的胆子再大一些，倒很想对那个持枪的部落枪手说一句：大家不要生气，生气会冒犯真主的。AK47是武器，你随便开枪会污染环境，要是打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打不到小朋友打到那些花草也是不对的……

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

15

倪萍著



我生孩子的喜悦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

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夜里躺在床上睡了，眼睛闭着，脑子醒着，灵魂站着，我想着姥姥说的话：“天黑了快睡，天亮了快起。”

姥姥把人类不可避免的灾难称为“天黑了”。

姥姥从前就说过：“天黑了就是遇上挡不住的大难了，你就得认命。认命不是撂下（放弃），是咬牙挺着，挺到天亮。天亮就是给你希望了，你就赶紧起来往前走，有多大的劲往前走多远，老天会帮你。别在黑夜里耗着，把神儿都耗尽了，天亮就没劲了。孩子，你记着，好事来了它还预先打个招呼，不好的事咣当一下就砸你头上了，从来不会提前通知你！人能越砸越结实，一般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

我就是孩子病的那个月开始抽烟的。初次点上烟的时候，姥姥相当震惊，她知道孩子问题大了，否则我不会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时刻一般都是后半夜。一家人都睡了，我不想让他们来安慰我，家人的痛苦是一样的，只是我无法说服自己，无法安静下来。我知道这样的时刻，房子里还有一个人睡不着，那就是姥姥。

坐在客厅里的我，灯是不开的，黑暗的屋里总是能看到有月亮的天空，那时正值冬天，天空格外蓝。那个冬天的雪也比往年下得多，常常在半夜下。有了雪做伴儿，我痛苦无助的心好像有了些安慰。

姥姥说：“神是什么？你信它就有，你不信它就没有。”

我当然信了，对着天我虔诚地祈祷着：“保佑孩子吧，什么我都可以付出，甚至生命。从此让我什么都看不见，只要保住儿子的眼睛。如果可以交换的话，我一分钟也不犹豫！”

那些日子，我的眼睛真的快看不见了。我奶奶是青光眼，去世的时候双目失明，我父亲、母亲晚年时也都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日后的我恐怕也在劫难逃。着急、上火、哭泣，我眼前时不时地一阵模糊一阵黑，这一切我都顾不上了，白天跑医院找专家，晚上坐在客厅抽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多月。

姥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孩子看上去一切正常，又吃奶又尿床，白天咯咯地笑，晚上呼呼地睡。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外孙在她眼前，怎么会有病？

姥姥不问也不说，这就是姥姥。她觉得我不告诉她就一定有不告诉的理儿，“凡事先替对方想”。

姥姥曾试探着劝我别抽烟，我说工作上有点愁事，抽一段吧，等工作的愁事解决了，我就不抽了。

放烟的桌子上多了一包花生米，是姥姥放的。

我想抽烟了，拿粒花生米放在嘴里，花

生米放进嘴里，烟又点上了。

一夜又一夜，我在客厅里坐多久，姥姥就在地屋里陪多久。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祈祷的是同一个神，我为儿子，姥姥为我。

我们心心相印，可姥姥却苦于帮不了我，主动提出回老家，不在这儿给我添乱。这是这么多年来姥姥第一次主动提出走，她是多么不愿意走啊！

姥姥走前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是感觉一定有大事。

她叮嘱我：“孩子，记着，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自己倒了，谁也扶不起你。”

我努力地想对姥姥笑一笑，也是嘴角往上翘，眼泪往下流，喉咙里热得一个音也发不出来。

姥姥拍着我：“你要是救不了孩子，谁也救不了。姥姥知道，就你行！”

我记着姥姥的话了，我知道，我要是倒下了，儿子就没救了。我开始不哭了，我坚强地抱着儿子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医之路，这一走就是十年。

每年我带儿子去复查都像上刑场一般，等待着判决。直至去年，当大夫说：“王，等你结婚的时候再来复查吧，一切很好，祝你好运！”我的泪水直接喷在了报告喜讯的大夫脸上。人间会有这样横着飞出去的泪水吗？有，这是母亲的泪水，是一个憋了十年的母亲的泪水。“儿子，六十岁再结婚吧！妈妈再也不想来复查了。”我对儿子说。

这大好的消息姥姥已经无法知道了，她走了，她不知道从前也就不必知道现在了。可这巨大的喜悦我怎么那么想让姥姥第一个知道啊？

69岁老人的人生智慧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买车看车，上洛阳网汽车频道，信息真实，最具参考价值